“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等一场初雪

卫正付



预报里说今日有小雪，于是整个下午，心都悬在窗外那片沉沉的天色上。云一层层堆下来，灰得温润，风裹着清寒掠过窗沿，万物都敛了声息，像是天地已经备好帷幕，只等雪花登场。我隔一会儿便起身，掀开窗帘向外望，盼着漫天白絮缓缓铺开，把屋顶、枯枝、街巷都裹进柔软的素色里。

可等了许久，预想里盛大的落雪迟迟未至。只有极细碎的几点，轻飘飘自高空坠下，似飞絮星点，沾在窗玻璃上，转瞬便消融得无影无踪。它们算不上雪，只是雪的一点影子、一点试探，落得潦草，去得仓促。天依旧阴着，没有放晴，却也不肯洋洋洒洒落一场雪。期待慢慢沉下去，像投入深水的石子，涟漪过后，只剩淡淡的落空。

楼下的行人照旧赶路，裹紧衣领，并不为这点微弱的雪意停留。行道树的枝桠光秃秃举向云天，残叶早被风收尽，安静地等候。我捧着一杯温水站在窗边，忽然想起宋人曾几写待雪的句子：“今晨霭同云，薄暮集微霰。先声乃如许，落势大可见。”同是彤云密布，同是满怀期许，以为盛大的风雪就在眼前，到头来，只有零星微霰，终究不成雪景。古人的等待，原也常常这般，满怀热望，最后只等来一场浅浅的遗憾。

从前总以为，等待的意义在于抵达。要等到大雪漫山，天地一白，才算不负这一场期盼。若是雪只飘寥寥数点，便是辜负，是扫兴。可这一日静立窗前，慢慢品出另一层滋味：落空不等于虚妄，期待本身，自有它独有的浪漫。

在等候初雪的这几个时辰里，我的心是轻盈的。因为心里揣着一场雪，寻常的阴天便不再沉闷，凛冽的寒风也添了诗意。我想象雪花覆盖路面，想象檐角垂起细冰，想象踏雪时脚下细碎的声响。这些想象，在雪落下之前，已经填满了黄昏。那几点转瞬即逝的碎雪，虽不成气候，却是天地递来的一封短简，告知我冬的深情已至，大雪只是迟了，不是不来。

世间许多等待，大抵都是如此。我们执着于那个约定好的结果，认定唯有如愿才算圆满，却常常忽略，在等候途中生出的温柔与盼望，本就是馈赠。就像有的人等一封信，等一场相逢，等一个遥遥无期的消息，未必都能得偿所愿。可在等待的时日里，心底保有一份温热的期许，人便不会轻易被平淡的日子磨得麻木。

暮色慢慢浸满街巷，彤云依旧低低覆在头顶，雪终究没有赴约。我拉上窗帘，不再频频张望，心里却并不觉得怅然。

初雪或许今夜不来，或许明日不来，但冬已经站稳了脚跟。等待不必急着收尾，浪漫也不一定非要落雪来成全。只要心里还存着那份盼雪的心意，这场等候，就不算落空。所有安静的守望，都是为盛大相逢提前酝酿的温柔。

老茶罐里的暖时光

董宁



老屋堂屋的八仙桌上，总摆着外婆的老茶罐。粗陶烧制的罐身泛着深褐光泽，罐口一圈被长年摩挲得发亮，似蒙着一层温润的时光。罐盖内侧贴着一张泛黄红纸，纸上是外公年轻时写下的“茶”字，笔锋间藏着几分青涩认真。

这老茶罐是外婆从娘家带来的念想，裹在红布包袱里，伴她跨进外公家的门槛。她常说起，当年外公初次上门，便携着这罐新炒的绿茶：“往后可以天天泡茶喝，看见这个茶罐，也就如同见到我。”往后纵使日子再苦，外婆也不肯让茶罐空着。春日采明前茶，夏日晒金银花，秋日收野菊花，冬日存老普洱，她细心分装，随季节更替冲泡。

记得幼时清晨，我总爱趴在八仙桌边等候外婆泡茶。她将茶罐抱在怀中，轻轻旋开盖子，一股草木热气缓缓漫开。她用竹制茶勺舀出半勺茶叶放进粗瓷茶杯，提起沸水铜壶，沸水倾入，茶叶在杯中旋舞舒展，清香瞬间盈满全屋。“喝茶要慢，品得出苦味，才尝得到甜。”递茶杯时，外婆常会用袖口拭净杯沿，眼神满是温柔。我捧着温热茶杯小口啜饮，初尝微苦，咽下之后舌尖泛起清甜，恰如外婆口中的日子——苦过之后，自有甜在等候。

茶罐里藏着外婆的小心思。有一回我考试失利，躲在房中落泪。外婆不多言语，只是从茶罐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剥好递到我手中。“你看这茶罐，不只装茶，还能藏好物。”她笑着把糖送进我嘴里，“难过的事好比苦茶，咽下去就好了，日子里总有甜在等着你。”后来我才知晓，茶罐深处常常藏着惊喜：或是几颗裹着糖霜的花生，或是叠得齐整的糖纸，或是外婆积攒的零钱，每一样都裹着她悄悄安放的温柔。

每到清明，外婆总要亲自炒茶。采来的新鲜茶叶摊在竹匾，在院中晾晒大半日。炒茶时，她系上蓝布围裙立在灶前，双手在热锅里反复翻动茶叶，茶香伴着热气升腾，熏得额角沁出细汗。我想上前递毛巾，她却不让我靠近灶台：“炒茶讲究火候，急不得，如同做人，要经得起熬。”炒好的茶叶晾凉，外婆便叫我帮忙装进茶罐；她一层一层铺放，一边铺一边说：“茶要存得实，日子才过得稳。”

冬日，外婆爱围坐炭火盆煮茶。她从茶罐舀出老普洱，放进粗陶小壶，添上几片陈皮与红枣，在炭火上慢慢煨煮。我坐在小板凳上，望着壶口腾起白雾；外婆一边添炭，一边讲起年少往事。“当年你外公在外地做工，每次寄信，都叮嘱我别忘了给茶罐添上新茶。”她说着，用茶夹提起茶壶，将琥珀色茶汤倾入杯中，“你瞧这煮透的茶，不苦不涩，满是暖香；就像走过大半辈子的日子，熬透了，才懂得珍贵。”我捧着热茶，手暖心暖，窗外寒风仿佛也柔和几分。

外婆离去之后，茶罐被妈妈收在柜顶。去年整理老屋，我重新寻到了它。轻轻旋开罐盖，里面尚留半罐老普洱，香气虽淡，依旧带着熟悉的暖意。我学着外婆的样子泡上一杯茶，独坐八仙桌旁慢饮。阳光穿过窗棂落向茶罐，在罐口光影里，我仿佛又见外婆抱着茶罐的模样，听见她轻声叮嘱：“喝茶要慢，日子要稳。”

如今，这只老茶罐静立在我的书桌一角。偶尔沏上一杯茶，看茶叶在杯中缓缓舒展，便想起外婆的话语。原来她早已把生活的道理藏进茶罐：喝茶宜慢，做人宜稳；苦尽自有甜，平凡岁月藏着动人暖意。这茶罐装的不只是茶叶，更是外婆的挚爱、时光的温情与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每一次品茶，这份暖意都轻轻叩击心扉，提醒我珍惜眼前的甜。

风中的思念

（组诗）

王双发

听雨

凌晨，永不停息的雨滴
不停地叩打我的灵魂
似乎要说着什么，
疯长的语言，滴滴答答
听雨的声音
咀嚼梦中的喃喃低语

家乡上空的炊烟以及
父亲隔窗欢快喜悦的眼神
蔓延着不羁的灵魂
一个硕大的雾幔
网尽人间的景色
滤去积郁和燥热
化成一片片爱情
然后顺势滑下

我在风中飞扬

多想依偎在你的怀抱
想你，如思念亲人
你窗前的灯光
像流淌的一串红
让我度过春夏秋冬
灵与肉化为一片尘土
我在思念你的风中飞扬

村庄，当我向你走来
你是否会像当年那样
将我拥入怀中
用你固执的燃烧
变成一缕青烟
去追逐明天？

村庄，你是焚烧我心中凄凉的火种
让夕阳和滞碍燃烧成血
假如让我再做一次取舍
我愿将自己的灵与肉一起燃烧
化为昨夜梦醒后
一只遨游苍穹的鸟

老古树

如此沉重
一歇就是一个世纪
风指刨出你的根部
倔强着挺起
总觉力不从心

漫长的孤寂
从容地把所有的沧桑
展现给时空和尘世
高举着残缺的手臂
身躯已空，年轮成幻
佝偻，矗立起一座灵动的丰碑
诠释着生命的不屈与不朽